

“上海先生”曹可凡

本报记者 倪自放

当主持人,结交的“圈子”很重要

“在长江以南的电视主持人里,你是最为知名的,你是否愿意我称呼你海派主持人或者海派男人?”在东方卫视一楼的茶座里,本报记者这样向知名主持人曹可凡发问。

“还是叫我上海先生吧。”曹可凡说这话的时候,依然带着那标志性的优雅笑容,“我喜欢这样的称呼。”

齐鲁晚报:齐鲁晚报记者在1994年曾对你做过专访,那时你已经比较知名了,17年过去了,与你搭档的女主持人换了一个又一个,可你依然是当仁不让的上海荧屏一哥,为什么会有“铁打的曹可凡,流水的女主持”这样的现象?

曹可凡:做主持人就像做演员一样有些被动,之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这里,这和我处的平台有关系,也有点运气,当然也有我自己的努力。在主持人这个队伍里,我敢说我是比

较能吃苦的,为了准备采访提纲,我查资料做功课到凌晨两三点是很正常的。

齐鲁晚报:我听说你现在还带着徒弟。

曹可凡:对,东方卫视年轻的女主持人王冠算是我的徒弟。我教给王冠最重要的就是要她做文化积累,这也是我自己的习惯,我一年读书40至50本,我要求王冠至少要读20本,她读什么书我不管,但是我要求她每两周要交给我一篇千字左右的读书笔

记。

齐鲁晚报:你已经红了17年了,是否会想自己不红了怎么办?

曹可凡:这个行业向来是后浪推前浪,更新算是比较快的,我不敢说我红得发紫,只能说是粉红吧,一直粉红了,当然也有挫折。在这个行业,工作态度很重要,我每次走上主持台都当成是第一次主持,那样我会好好地表现;我也把每次主持当成是我的最后一次,这样我会珍惜机会,永不懈怠。

当主持人,交什么样的朋友很重要,在哪个“圈子”里很重要,我不反对别的主持人结交权贵富豪,但我喜欢结交文化界的前辈,从我30岁左右时,我就刻意地这样做,我从他们的身上学会了很多东西,滋养着我的心。黄永玉老人曾经告诉我,人生难免摔倒,摔倒之后吸取教训爬起来的人可能会成功,摔倒之后不肯起来的人,只能成为失败者。这样的谈话让我在很红时保持平常心,在人生处于低谷时不气馁。做人如此,做主持人更是如此。

做访谈节目,要“雅人俗做,俗人雅做”

齐鲁晚报:在这个娱乐的时代,为什么做《可凡倾听》这样一个比较安静的、可能被边缘化的或者说收视率暂时还比较低的栏目,而且一做就是八年?

曹可凡:十多年前,由于做电视节目的关系,我和很多文化界的老人有过一些联络。我是在这些文化老人的教诲中慢慢成长起来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很多文化老人渐渐凋零了。在这十几年中,我一直有这种冲动,想用电视媒体的方式记录下这些文化老人的音容笑貌。

现在的电视节目越来越娱乐化、快餐化,我不反对,但是不是除了这些,其它节目我们就需要了?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精英文化了呢?我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从我个人来说,许多老人的人格魅力、道德感召力给了我很多的启示和启发。

齐鲁晚报:作为一档走精英文化路线的节目,《可凡倾听》目前的嘉宾有文化大家,也有当红娱乐明星,你挑选嘉宾的标准是什么?

曹可凡:这档节目创办之初挑选嘉宾的标准是必须选文化大家,我甚

至说不采访那些60岁以下的人。后来这个标准在改变,我倾向于选择那些行业内顶尖的、具有指标性的人物,比如韩寒,我觉得他有代表性。当然,选择嘉宾也有不可突破的道德标准,比如郭敬明,他深陷抄袭风波,按新闻访谈类节目的要求看,很有看点,但我对他的抄袭有看法,认为他不合这个节目的标准。还有黄维德,在和伊能静的牵手事件后,他的经纪人曾找到我要上节目,被我拒绝了。

齐鲁晚报:经过多年的发展,许多明星对《可凡倾听》非常信任,如何

做到这一点?

曹可凡:我觉得首先就是你的态度是不是真诚。我有一个八个字的方针,叫“雅人俗做,俗人雅做”。比如说我跟谢霆锋做访问,“艳照门”这个话题我也会涉及,但不会涉及那么多。比如我跟刘嘉玲是很好的朋友,采访她不会出现“裸照”这些字眼,后来我就说“那件事”,她就知道我说的是哪件事。用这种最含蓄的方法,希望做得雅致一些,不那么八卦。尽管我们会损失一些收视率,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格调吧。

主持风格上,我希望做上海的“厚度和宽度”

齐鲁晚报:你是否愿意我称呼你海派主持人或者海派男人?

曹可凡:还是叫上海先生吧,我喜欢上海先生这样的称呼。是否能成为海派主持人,我不好评价,但我算是一个典型的上海人,在主持上要求自己知书达理,有点国际范儿,

稳重大方,有点幽默,同时有些传统范儿,类似于民国时期的文化人,有独特的艺术情趣。

形成这样的风格,和我个人的成长很有关系。我的父辈都在上海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,我父亲留下来的很多原版的意大利文、俄文书,

我都看不懂,但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古典音乐教育的背景,我的父亲要求我必须学习好英文,现在看,即使作为一门技术,英文带给我的影响也是深远的。

齐鲁晚报:你曾经说,姚明代表着上海的高度,刘翔代表着上海的

速度,你自己代表着上海的厚度和宽度,这话怎么理解?

曹可凡:当时是在世博会的开幕式上,也是我在主持当中的灵活发挥。当然从主持风格上看,也代表着我的追求,那就是宽厚、宽容一些。

《金陵十三钗》,是我真正的电影处女作

齐鲁晚报:除了是一个知名主持人,我知道你还涉足电影表演。

曹可凡:哈哈,偶尔涉及,在电影《左右》里晃了几秒钟,纯粹是客串。在《建国大业》里,我演上海市市长吴国桢,那纯粹是帮忙,当时演吴国桢的演员临时不能来了,导演黄建新很着急,拉我去帮忙,反响还马马虎虎。

齐鲁晚报:在张艺谋导演的《金陵十三钗》里,听说你饰演了一个重要角色。

曹可凡: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,我有二十多场戏。在我看来,《金陵十三钗》才是我真正的电影处女作。这次把我折腾得不轻,因为我不是专业学表演的,在《金陵十三钗》里,我饰演的上海老绅士比较多的都是内心戏,而且大段大段的英文对白,英文我没有问题,但还有大段大段的日文对白。为了演好这个角色,我提前三个月减肥,张艺谋导演给我的任务是必须减肥10公斤,我减了15公斤。

齐鲁晚报:以后是否还会涉足影视表演?

曹可凡:还会适当涉及,有一部反映清末民国初期上海的电影正在筹备,我是制作人。

